

第 一 回

两辽王安葬白虎山 狄仁杰拒色临清店

诗曰：

开卷遗篇演大唐，忠良奸佞诈和贤。

巍巍薛氏留青史，干艺皇家取后绵。

这部书，乃是薛刚大闹花灯，打死皇子，惊崩圣驾，三祭铁丘坟，保驾庐陵王，中兴大唐天下全部传记。话说征西元帅两辽王薛丁山，同夫人樊梨花，平了西凉，择日班师回朝。先一日，亲唐国王纳罗排筵饯行，众功勋皆在席饮酒。饮至半酣，内有秦汉、刁月娥夫妻二人，出席走至樊梨花面前，禀道：“师父临下山之时，吩咐道：西凉一平，叫我夫妻二人仍回云梦山修真，不受红尘之福。今当拜元帅夫人，即要回山去了。”樊梨花道：“你夫妻二人，应享清福，与天地同朽。既立心要回山去，也不敢相强。但我们俱是宿债未完，不知何日方能脱此劳碌矣。”又见唐万仞叫声元帅夫人道：“我已死二十九年，蒙九天玄女娘娘复救重生，则此身已是化外之身，今当拜别元帅夫人，往鸾凤山修真学道。”樊梨花许允。

座中窦必虎对秦汉道：“师弟，你好造化，夫妻回山修真学道，就苦了我了。”秦汉笑道：“师兄，我万不如你夫妻二人。同

在皇家，做了平西侯大将军，永镇锁阳城，穿好吃好，堂上一呼阶下百诺，何等威风，何等快活。但是年年这西域一百余国去长安进贡，从你锁阳城经过，那一邦不送你礼物，那一国不看你的号令？真真威风无比，快活无穷。怎似我夫妻二人，回山去吃的是淡菜黄韭，穿的是百衲布衣，闲时丹房炼丹，忙时桃园种菜挑水打柴。若此比你，差一万倍了。”程咬金听了二人之言，不觉笑道：“我看世上的人，如同做梦一般。若要比到万仞兄与秦汉夫妇，真真是千万中不能得有一二。万仞兄他们偏些晚辈，都不晓得，你我是晓得的。只说我们弟兄四人，昔年少壮之时，在山东济南府贾柳店刺血会盟，起手反山东，劫府狱，占瓦岗寨，称孤道寡，首先倡乱，掀翻了大隋天下。又弄出十八邦王子、六十四路烟尘，分据州郡，各自称尊。直至先帝太宗晋阳起义，西定关中，招纳我们一班朋友，亲冒矢石，南征北讨，东荡西除，血战九年，平一六合，方成一统江山。到今日，吾主已亡，四十个好朋友，都死得干干净净，惟有一个谢戎癸成了仙，万仞兄死而复活，得志修真，如今止有一个老人徐茂公尚健，还有我这老不死活在这里，终不知怎生死法哩！回想起来，人生于世，如同一梦，到不如逍遥自在的快活。”万仞道：“知节兄，你乃是红尘中之福将，名垂千古。就是那一班众弟兄，人虽死了，亦流芳百世，如同不死一般，如何说得似梦？”众人闻言，无不叹息。酒罢，秦汉、刁月娥、唐万仞拜别起身，众人一齐送出锅底城，洒泪而别。

次日，樊梨花下令班师，亲唐国王率领文武，送出城十里而回，大兵奏凯还朝。不想路上柳太夫人得病于接天关，医治不痊死了，薛丁山、薛金莲一班举哀，收殓入棺，扶柩到白虎关。薛丁山要将父母灵柩扶回山西绛州祖塋安葬，樊梨花忙

道：“不可！绛州土薄，杀气甚重。若葬在绛州，日后公婆灵柩决难保全。此地有一白虎山，极好风水。若葬于此，千古不朽。”丁山依言，择日将仁贵夫妻之柩，葬于白虎关东白虎山，山上立庙，坟侧留人看守。樊梨花善晓阴阳，他早晓得后来薛刚大闹花灯，踢死皇子，武则天有旨，凡薛氏坟墓，尽行掘开，暴尸抛骨。仁贵夫妻幸无安葬于此，得以全免，此是后话不提。当下安葬已毕，大兵起身，一路奏凯回朝。

再说先王太宗皇帝贞观十一年，大开科举，以孔颖达为主试，于志宁为监临，遍行皇榜，招集天下士子。其时山西太原府河阳县，有一人姓狄，名仁杰，年方二十三岁，生得丰姿俊雅，学富五车。其年别了双亲，带个小厮，上京应试，一路走来。一日行至临清，天色已晚，主仆二人投了歇店。这店中屋后只有一间幽雅书房，仅容一张床铺。吃了夜饭，只得着小厮在外房安歇，狄仁杰独会无聊，闭门对灯看书。

到了二更，忽听房门开响，走进一个女人来。仁杰抬头一看，见那女人生得身材楚楚，容貌妖娇，秋波一转，令人魂销，心内吃了一惊，不知是人是鬼，只得起身施礼道：“小娘子黑夜至此，有何见教？”那女人微微笑道：“贱妾青年失偶，长夜无聊，今幸郎君光临，使妾不胜幸甚。”仁杰见他花容月貌，不觉动起欲火来，即欲上前交感，忽又转想道：“美色人人所爱，但是上天不可欺也。”遂对那女子道：“承小娘子美意。但想此事有关名节，学生断不敢为。”那女子走近前道：“郎君此言，是以贱妾为残花败柳，不堪攀折。但妾已出头露面，寻你一场，不得如此，岂可空回，望君怜之。”道罢，双手把仁杰搂住。仁杰此时欲火难禁，又欲相就，忽又想道：“不可！不可！”忙把身子挣脱，上前去拉那房门，一时性急，拉不开，无计脱身，假说：“小娘子

美情 我非木石 能不动心！只有一件 不敢侵犯小娘子贵体。”那女人道：“郎君正在青春年少 却为那一件 不肯沾连贱体？”仁杰诈说道：“身患恶疮 烂了三年 好生之物 已不周全 何以取乐于小娘子乎！”那女子道：“郎君的疾 妾亦不敢相强 情愿与君共枕同衾半夜 妾愿足矣。”说罢 双手搭在仁杰肩上 粉脸相亲。此时正有许多风月，仁杰意欲动心，又想到上天不可欺之句 即道：“此事不可 不可”口内虽说 而淫心往往转动，几次三番 拒绝不脱 心中忽又想道：“如此美女 若一旦干此不肖之事 倘此女死后 其尸腐烂 万窍蛆钻 臭不可言。”心中这一想 淫念顿息 把那女人两手脱开 说道：“小娘子 我有四句诗 写于你看 然后同睡。”那女人见仁杰应允 立着不动。仁杰遂取笔在手，题诗四句。诗曰：

美色人间至乐春，我淫人妇妇淫人。

若将美色思亡妇，遍体蛆钻灭色心。

女子看罢 虽然识字 不解其意 请问其详。仁杰道：“人人这点好色之心 不能禁止 虽神仙亦不能免。但是上天难欺 有坏阴鹭。我见小娘子杏脸桃腮，朱唇玉颈，就是铁人也要销魂。这点欲火 那得能灭 灭而复发 如此者三 若有三位美人 已败三人之行矣。今只把小娘子作死过之人，一七已过，万窍蛆钻，臭气逼人，淫心顿消。若小娘子还有慕我之心，亦只好把我也比作死过之人，想到遍体蛆钻，一堆枯骨，任你容貌盖世 此火断不能生矣。”那女子听了这一席话，一想 忙拜于仁杰前，口称：“郎君 妾要去此邪念 亦非一日 只是欲火难消。如今听了此言 如梦初醒 终身记念不忘 可为半世节妇矣 全赖郎君金言 今当拜谢！望郎君勿以妾之丑态所泄，终身感戴不朽。”拜毕 出房而去。

仁杰见那女子去了，心中大喜。又恐那女子转来，听得金鸡三唱，急叫小厮进内收拾行李，算还店钱，到前面人家梳洗吃饭而行。正是：举心动念，天地皆知。再听下回分解。

第 二 回

李淳风课识天机 武媚娘初沾雨露

不说狄仁杰在路行程，单说太宗丁酉年点选宫娥。其时有荆州刺史盖文达 点得美女一名 叫做武媚娘。刺史想道：“‘媚娘’二字叫得不好，明日御前岂有称之理！”遂改名武曌 取日月当空 万方照临之意 差官送入京中。太宗一见大喜 留在宫中，宿了一夜。次日拜武曌为才人，左右不离。又封武氏一门官职，升盖文达为弘文馆学士，武曌之父武士彠为都督，一时荣耀，宠幸非常。有诗为证：

荆州美女出自贫，月貌花容似洛神。

淫荡千秋作话柄，专权二九作明君。

深宫日日笙歌咏，梨院朝朝舞衫云。

高宗二百山河重，留得丹书污汗青。

其时司天监李淳风，知唐室有杀戮亲王之惊，女主专权帝位 因此密奏太宗。太宗笑道：“岂有妇人能居大宝之理 这定是男子 或名中带着‘武’字 如有犯忌 即便杀了。”此时华州刺史李君羨 因他貌美 人都称他为李五娘 太宗闻之 忌而生疑，赍诏召至半路杀之。又传旨各处搜求，凡有姓武，或县名武 名字涉于妇人类 尽行诛戮。

李淳风知屈杀多人，连忙奏道：“陛下勿杀害众人。臣前日所奏，上达天意，不敢有误。武氏乃宫中武氏也，望陛下去之。”此时太宗正当锦帐欢娱，鸳枕取乐，怎肯将武氏贬杀，便道：“卿既能知未来天意，可晓得今科状元是谁？”李淳风道：“陛下暂停一日，臣当魂游天府，便知分晓。”太宗准奏。

是日，李淳风沐浴斋戒，焚香望天祝告，祝毕，遂卧于殿前。直至黄昏，方才醒来，即俯伏奏道：“陛下在宫与武氏淫乐，上帝怒极，必须杀之。可挽天意。若问今科状元，臣见金榜名姓，乃火犬二人之杰。有彩旗一对，上有诗一首，诗曰：

美色人间至乐春，我淫人妇妇淫人。

若将美色思亡妇，遍体蛆钻灰色心。

太宗听了，命李淳风书其姓氏诗句，藏于盒中，加上皇封，置于金匱。候揭榜之日，取出一对，如果不差，即废才人武氏。说罢，退朝入宫。是夜有疾，卧病在床，次日罢朝。

有东宫太子，乃是高宗，入宫问安，武氏故意装出许多风流，小心勾引高宗。高宗一看武氏，但见：

玉钗斜插鬓云松，不似雀徽镜里容。

频蹙远山增媚态，盼登秋水转情浓。

高宗看见武氏这一般的风流俊俏，因想道：“怪不得父王爱这妃子，有了病，有这等艳色，自然夜夜不空了。”便留心欲私之，彼此以目送情，未得其便。偶尔高宗出外小解，武氏忙取金盆取水，跪捧于地，进与高宗净手。高宗见他娇媚，遂戏将清水洒其面上，低低念云：

昨忆巫山梦里魂，阳台路隔奈无门。

武氏即便轻轻答云：

未曾锦帐风云会，先沐君王雨露恩。

高宗大喜道：“观汝才色兼美，深得我心。”遂携他手而起，竟入便宫无人之处，着武氏去了小衣，遂成云雨之欢。这不叫做：

君王只爱新人乐，忘却纲常天子尊。

不一时二人云收雨散，武氏泣道：“妾侍至尊，感承垂念。今蒙殿下之恩，遂犯私通之律。倘日后位登九五，则置妾于何地？”高宗闻言，发誓道：“俟宫车晏驾，朕即册汝为后。有违此言，天厌绝之！”武氏道：“口说无凭，须留表记。”高宗即解所佩九龙羊脂玉环为赠，武氏叩首而谢。自此以后，宫中出入，并无阻挡。

太宗渐渐龙体无恙。至放榜日期，首名状元姓狄，名仁杰，二名杨炯，三名卢照邻，传胪王勃。太宗看罢，吃了一惊，心中想道：“我只道李淳风是狂言，谁知连一字也不差，岂非天意！”即召李淳风进便殿，问道：“卿说状元名姓不对，何也？”李淳风奏道：“臣一时不敢泄露天机，将狄仁杰三字分开，所以说‘火犬二人之杰’，乃是狄仁杰也。臣该万死，求杀武氏。”太宗道：“武氏在朕宫中，服侍一场，并无过犯，岂可赐死？朕自有主意，将他遣发便了。”不知武氏如何下落，且听下回分解。

第 三 回

武才人出宫为尼 褚遂良入朝直谏

当下太宗听了李淳风，遂追了武士彠都督之职，便宣武氏出宫。不一时武氏出宫，俯伏在地，涕泣流泪。太宗道：“朕念汝深宫服侍一场，赦汝一死。宫中房内宝玩物件，一概赐汝，以尼庵一所赠汝，以终天年，永不收用。各官亦不许再讐。”武氏谢恩，出宫为尼去了。太宗即选状元狄仁杰进殿，问其有诗之故，命取李淳风写的诗句，与狄仁杰观看。仁杰看了大惊，奏道：“此臣于路上旅店之中，有一少妇苦欲私臣，臣被他三番调戏，欲火三发，臣恐累德，唯唯不敢。后遂不能禁止，作此绝欲之诗，才得保全，不损阴鹭。”太宗大喜道：“此乃朕有福，得此良臣，真真仁厚长者。”回顾高宗道：“我儿有福，当受此仁德之臣。”即钦授为直谏御史，仁杰谢恩出朝。

太宗回宫，旧病复发，日重一日，医药不痊，遂驾崩于宫内。传位于高宗，改元永徽元年，以王妃为皇后，勤修国政，用贤去奸。心中只想武氏，暗使内监打听武氏为尼之处，却在兴龙庵内，分付武氏留发，俟后来召及。至太宗崩后次年，高宗传旨，托言往兴龙庵烧香，令群臣排驾，向兴龙庵而来。

再说武氏自从太宗发出为尼，受不过凄凉寂寞，老尼志明

做脚，勾引了白马寺小和尚怀义，私通已非一日。这日高宗驾临，于路但见：

行宫迢递接仙台，郭外骖驔羽倚来。

出护皇舆□□合，天临晨极五云间。

春留翠柳供行客，香到桃花□□杯。

独愧周南留滞者，侍臣遥望柏梁材。

当日兴龙庵众尼，闻听圣驾来临，同武氏忙忙迎接高宗入庵。众尼三呼万岁，俯伏在地。高宗看见武氏，御手挽扶，遂同到佛前烧了香，就携武氏同入云房。武氏泣道：“陛下位至九重，忘了九龙玉环之约乎？”高宗道：“朕岂能忘，恐人谈论，故尔迟迟。今特驾临，正谓三载不见，如隔天壤，思卿之心，何尝一日无之！”说毕，二人遂在云房交欢。正是：

发结尼姑百媚生，君王一见使淫蒸。

高宗二百年河主，貽臭千年污汗青。

不多时，内侍奏道：“左仆射褚遂良在外催促圣驾回宫。”高宗分付武氏：“明日朕着内使来召，切不可令人知觉。”武氏谢恩。

当时高宗回宫，到了次日，暗着内侍裴中清用车载武氏入宫，立为则天昭仪。褚遂良闻知此事，吃一大惊，忙入朝来。方进午门，遇见裴中清出朝，中清问道：“褚老夫人何往？”遂良道：“闻知圣上招纳先帝才人武氏为则天昭仪，特来谏阻。”裴中清笑道：“纳也纳了，谏之何益，不如请回府去罢。”遂良闻言，大声喝道：“都是你们这等逢君逆贼，谁要你管，还不快走！”裴中清笑道：“我让你是先朝老臣，我且回去。”说毕竟出午门而去。褚遂良叹道：“狄仁杰不在，征西诸将未回，徐茂公等不知几时才到。”心中忿恨，亲身鸣钟击鼓，请驾临朝。高宗在宫闻知，说：“是了，褚遂良又来多事了。”武则天道：“何不杀

之？”高宗道：“他乃先帝顾命之臣，须缓缓图之。”分付内侍：“回复左仆射，说朕知道了。叫他回府去罢。”内侍传旨出外，褚遂良道：“我非多事，因受先帝托孤之恩，不得不言。”等了半日，不见出宫，只得叹息回府去了。

高宗自纳武则天之后，把一个正宫皇后抛在一边，每日耽于酒色，不理朝政。武氏百般巧媚挑唆，高宗听信巧言，遂有废贬正宫皇后之意。毕竟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 四 回

征西将回朝受爵 武昭仪暗害正宫

不说高宗宠幸武则天，且说薛丁山大兵奏凯回朝，在路行程非止一日，到了长安。高宗命文武出郭迎接。次日早朝，御玄武楼受西域贡礼降表，众将卸甲入朝。徐茂公进朝，褚遂良拱手迎道：“老千岁，圣上宠幸武氏。若是见驾，以社稷为重。”茂公应诺，遂上楼见驾。高宗赐坐，茂公把征西将士劳苦之事说了一遍，高宗安慰了一番，即命光禄司于是日设宴，大宴功臣，择日加封。宴毕，群臣谢恩，辞朝而出。褚遂良忙问茂公：“武氏若何？”茂公道：“此系天意，难以挽回。”遂良顿足叹道：“徐勣只可为将，不可为相。只此一言，把唐家江山将属他人矣。”说毕，气恨出朝回府去了。

再说次日薛丁山在长安城外立起魂幡，招仁贵薛王及母柳太夫人魂魄，开丧挂孝。后日高宗大封功臣，以薛丁山为上柱国、西京留守、两辽王，子孙世袭；妻樊梨花为镇国一品夫人，高琼英为定国夫人，高兰英为安国夫人，程金定为护国夫人，申媚花为宁国夫人，荣封三代；以程咬金为开国长寿鲁王，赐安车驷马，宫女三十六人，加九锡，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赞拜不名，荣封三代，闲居养老，不必入朝，以程万牛袭鲁王之

职以徐茂公为开国英王，平章重事，赐田万顷，以子敬业世袭英国公之职。其余征西将及西凉将降将，俱各论功升赏，一一加封，并无遗漏。

次年，武则天生太子，高宗更加宠幸。自此高宗称天帝，武氏称天后。一日徐勣身故，享年九十三岁，高宗闻之，不胜悲伤，赐御祭御墓。此时武则天谋夺正宫之心愈急，凡武氏兄弟子侄和张昌宗、张易之，俱认勋戚，尽居显爵，势倾朝野。内宫恃宠，王亲大臣半归武氏，都为心腹。凡正宫王后一举一动，无不尽知，时常在高宗面前谗言王后的过失。高宗亦大有废王后立武氏之心，因王后系元配，又无大过，一时难于废出。

是年，却值王后身怀六甲，后兄王守一在府，积甘露水，书符拜斗，祷告天地，求王后生一太子。早有侍臣报知武氏，武氏想道：“王后不生子，万岁定立吾子为东宫；若王后一生太子，立嫡不立庶，这东宫之位就到不了吾子了。”左思右想，急差心腹内侍，悄悄召郎侍许敬宗及枢密府使张天左、张天右三人，入宫计议其事。许以“废得王后，册立我为正宫，左右二相当分张氏二人，平章之职当与许敬宗。”三人道：“此事不难，侍臣三人明日见主，先上一本，说后兄王守一有弑主之心，每夜于府上积天露，书符拜斗，咒咀天子。娘娘一面速买嘱王后宫女，如此如此，包管废却正宫，立娘娘为后。”武氏大喜，三人辞出。

武氏即悄悄买嘱王后宫女，照依如此办理，不可泄露，事成定有重赏。王后宫女回宫，即照武氏所嘱办妥。至晚，高宗驾幸西宫，武氏迎驾入宫，叫一声：“万岁，今日为始，臣妾不敢留驾在此，请驾到正宫中去歇罢，免得害了万岁的性命。”高宗惊道：“这是怎说，何以见朕在贵妃宫中，便害了性命？即速奏明，以释朕疑。”武氏泣道：“妾若奏明，王后闻知，妾即死矣。”

高宗道：“有朕作主，王后何能害卿，不妨直奏。”武氏道：“王后恨妾迷惑圣上，不但有杀妾之心，竟有谋害万岁之意。妾闻宫中造一木人，写上圣上年庚八字，钉了手足，埋于龙榻之下，与国舅王守一咀咒万岁，欲谋天位。访闻此事是真，求万岁作主。”高宗闻言，大怒道：“有这等事，一发反了！”忿恨而起，来至后宫。

王后接驾，高宗喝道：“你干得好事，焉敢谋咒朕躬！”王后不知何故，只吓得目瞪口呆，不能回答。众内侍齐至龙榻下，把土掘开，不上二尺，果有一木人，取将起来，上边写御讳八字，又有五个大针，钉了手足中心。高宗怒极，手指王后骂道：“贱人，朕与你何仇，造此木人咒朕，朕岂不能废你么！”王后泣道：“此木人不知是那一个埋在此地，连我一些也不知，也不知是何人害我。我与陛下结发之情，焉有此心？陛下休听谗言，屈害于我。”高宗道：“朕若不听谗言，天子之位不久付于王守一了！”说毕，忿恨而出，往西宫而来。

次日驾临早朝，有许敬宗、张天左、张天右三人上本，参国舅王守一心怀谋逆，于府中积天露书符拜斗，咒咀圣上，有篡位之心。高宗道：“不消三卿弹奏，朕早已知之。”遂下旨把王守一全家拿下，押赴市曹斩首，并论文武百官，欲废王后。旨一下，群臣皆惊。闪过司徒赵国公长孙无忌、西台御史褚遂良，同众老臣奏道：“王后贤惠素著，中外皆知，王守一赤心为国，谁人不晓。今陛下一旦听信匪言，以‘莫须有’三字，即将国舅诛戮而废王后，恐中外闻之，有伤陛下之明，臣等死亦不敢奉诏。”高宗道：“王后私造木人，书朕八字，埋钉宫中，王守一在家咀咒朕躬，欲谋大逆，理应正法，卿等何得谏阻？”长孙无忌道：“王后与陛下结发元配，岂一旦有此反心，其中宁无奸谋暗

算？陛下明见万里，何得即诛国舅而废王后，实为有伤仁政。”高宗见群臣苦谏，无可奈何，下旨将王守一收入天牢，发枢密院张天左、张天右严讯具奏，忿怒退朝。

驾至西宫，武氏接入，问事若何。高宗道：“王守一发张天左二人查审，朕欲废后立汝，怎奈母舅长孙无忌与一班托孤老臣再三苦谏，权且忍下，然朕心已定，昭阳之印终当付与汝矣。”武氏暗喜，悄悄差心腹嘱托张天左二人，务必将王守一严审咒圣之恶。二人依旨将王守一极刑拷讯，王守一宁死不招，可怜负屈含冤死于狱内。未知王后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 五 回

高宗误信报女仇 杜回忠心救小主

话说高宗自拿问王守一之后，竟不到王后宫中去了。一日王后亲往西宫来候天子，适高宗却游御园，不在宫内。武氏正抱一岁小公主在宫闲坐，忽报王皇后驾至，武氏眉头一皱，计上心生，即将公主放在龙床，吩咐宫女如此如此，自闪入侧室去了。王后一到西宫，众宫女跪迎。王后问道：“万岁爷在宫否？”宫女道：“在御园，想必就回来。”王后听了，下辇入宫，至龙床边，见公主啼哭，王后把公主抱起，抚弄一回，筹久不见驾回，依旧将公主放下，自回本宫去了。

武氏见王后已去，急忙来至龙床，狠了狠心肠，将公主登时扼死，把被盖好，自己仍旧往侧室去了。少时高宗驾回西宫，问贵妃何在，宫女道：“在偏院。”不多时武氏亦回，高宗道：“朕女呢？”武氏道：“方才吃了乳睡去，此时好醒了。”走至床边，揭开龙帐，假做失声道：“不好了！为何公主闷死了？”高宗大惊，抱起死尸，放声大哭。武氏问：“何人至此，大胆闷死公主？”宫女道：“无人入宫，方才止有娘娘入宫，不许奴婢们通报，独自进宫，好一回功夫就去了。”武氏流泪道：“王后，你好狠心，不能害我，即谋害了公主！”高宗大怒道：“贱人如此悍恶，杀朕之

女，今次必定废之！”即时草诏，谕亲王文武大臣，择次日告祀天地，贬王后为庶人，册立武氏为后。诏旨一下，文武皆惊。

次日，高宗不坐大殿，御太乙殿。武氏垂帘于后，召文武会议。大司徒赵国公长孙无忌、大司空褚遂良等入议。褚遂良道：“司徒元老，司空大臣，身命虽重，今日之事，当以死谏。”一同进殿，山呼已毕，高宗宣谕：“王后失德，谋死公主，不堪以母仪天下，今与众卿共议，废王后为庶人，册立武氏为后，昭告天地祖宗，山川社稷，速选仪文，卿等毋得再议。”褚遂良俯伏在地，奏道：“臣蒙先帝托孤之重，今日愿以死报陛下。王后贤明无罪，中外咸知。先帝临终之时，执陛下之手对臣道：‘朕佳儿佳妇，今已效卿，若无大故，不可废也。’先帝虽崩，言犹在耳。今陛下无故一旦废嫡，有伤先帝之灵，臣死亦不敢奏诏。”高宗道：“王后杀朕女，焉得无罪？朕心已定，册立武氏，无得再谏！”遂良叩首流涕道：“陛下即欲废后，另立公卿大夫之女，尽可选立为后，何必册立武氏？且武氏曾经侍过先帝，若立为后，臣恐千秋之后，难逃直笔，将以陛下为何如主！陛下必欲立武氏为后，还陛下笏，乞放归田里。”高宗羞怒交集，无言可答。武氏在帘内大声道：“如此无礼，何不杀之！”长孙无忌道：“不可。遂良乃先帝托孤之老臣，岂可诛辱！”因命左右扶遂良出。高宗遂下诏废王皇后为庶人，贬入冷宫。有诗为证，诗曰：

贤哉元后著芳名，执掌昭阳无改更。

岂知武氏无情算，暗谋生女陷昭阳。

虽有忠臣多谏语，那能转意听直良。

狐媚尚能偏惑主，至今提起实堪伤。

高宗既废了王后，遂立武氏为皇后，诏告天下，贬褚遂良为崖州刺史，长孙无忌解司徒职，升张天左为左丞相，张天右